



王秀蘭 和她的互助組

西北民主婦女聯合會宣傳部編

西北人民出版社

書號：0466

王秀蘭和她的互助組

編者：西北民主婦女聯合會宣傳部

出版者：西北人民出版社
(西安四五路138號)
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西安廠
(西安青年路202號)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西北總分店
(西安鼎泰坊正新巷8號)

1—20,000 1953年2月第一版

定價：(甲)1,200元 1953年3月第一次印刷

目 錄

一	把婦女組織起來生產.....	一
二	拿事實說服了羣衆.....	三
三	男女勞動力還是合編好.....	九
四	團結大家，教育大家.....	一二
五	同工同酬最合理.....	一七
六	一直走到共產主義社會去.....	二〇

一 把婦女組織起來生產

王秀蘭是陝西華陰縣四區八鄉西長寧坊村人，今年三十歲，娘家婆家都是貧農，自小就受苦，啥活都能幹。舊社會女人再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是被人看不起。解放了，共產黨來了，窮人翻了身，婦女也才能到人前來了。她在共產黨的教育下，進步很快。土地改革的時候，大家把她選了個農會女組長，她心想：這下可要好好給大家辦些事，再不能叫人說：「婦女生來就是不如男人」。那時候，為了叫人開會，也不知碰了多少釘子，挨了多少罵，可是，秀蘭並不去管這些，心裏總是想著要一股勁朝前走。

一九五一年春天，秀蘭被選為鄉婦聯的副主任。「三八」婦女節時候，秀蘭帶着鄉上的女民兵，到縣上開大會，聽主席講：婦女參加勞動生產，不靠男人養活，才能真正跟男人平等，才能解放。她想：

織幾丈布算啥！」有些男人回去給自己家裏的婦女說：「你看人家秀蘭組織的紡線組，一晚上說說笑笑就是一斤線。」有些婦女就要參加



對呀！回去一定先動員婦女組織互助組，勞動生產。回家以後，她先連絡了七個婦女組織了一個紡織互助組，一人一晚上紡二兩線，人多做活動頭大，紡的又快又好。可是，秀蘭想：「先我們八個不夠，還得帶動村上、鄉上的婦女才行。」

咋樣帶動大家呢？她想了個辦法：天天復晌，給村當中鋪一張席，把紡好的線都織來，穿成一串，拿秤一秤，再把「捻子」（用棉花搓成的，用它來紡線——編者）大家一分。村裏人一看都說：「像這樣紡線，

她們這個組，於是，她又幫助這些婦女組織了幾個組，慢慢村裏的婦女都組織起來了。

二 拿事實說服了羣衆

這時候，村裏多半的婦女都參加了紡織互助小組，大家幹活的勁頭都很大，家裏人也不咋阻擋了，她就又帶着她們組的婦女下地鋤草，慢慢把這些紡織組都變成農業生產互助組。誰知道村裏有些人反映開了，說：「秀蘭盡是胡鬧哩！線紡的好好的，可又是領導婦女下地呢。」好多人不相信婦女能幹了地裏的活，有幾個組員家裏也擋的不叫去。

有一回，組裏欠下張玉秀家的



工，她公公楊春發硬不叫還，嫌做的不好，成天罵他媳婦：「靠你這夥女娃子還能做莊稼？你就說你是想上地裏浪去了。」秀蘭也不管他罵不罵，給玉秀說：「你看你屋裏要做啥活，就給我們說一聲。」一天，玉秀跑來，給秀蘭說他公公犂地去了，秀蘭跟她的組員一商量，決定給老漢打胡基（地裏的土塊）去，大家把犂一拿就去了。剛到地畔上，老漢一見，地也不犂了，蹣到地邊就罵他媳婦：「誰叫你把那夥女人叫來！」玉秀說：「人家自己要來還工，又不是我叫人家來的。」秀蘭就給楊老漢說：「楊大伯，我們欠下你家的工，該給你還工啦！再說，你在前面犂，我們在後面幫你打胡基，你犂完了，胡基也打完了，省得明天乾了，就難打了。」老漢一聽秀蘭的話還有道理，也沒吭氣，起來把牛一吆，又犂地去了，她們幾個就跟在後面打胡基。等老漢把地犂完了，她們稍微遲回去了一會兒，把胡基也打完了。她們一回去，老漢就打發老婆來叫她們上家裏吃飯去，她們都沒去。吃飯時候，老漢端着飯蹣到門口，就跟村裏人啦起話來，他說：「秀蘭這夥女娃子還算差不多，我把那塊地犂完了，人家把胡基也給

們操心。一罵的不讓他女人參加互助組，下地幹活，就沒多大阻礙了。有一天，她



我打完了，還打的碎碎的。」以後，組裏做活或是開會，老漢就催玉秀趕緊去，玉秀有時故意向他公公說：「你不是不叫我去？人家把我名字都勾了，我還去做啥？」老漢知道媳婦是故意這麼說的，就笑了，對媳婦說：「以前我真不知道你們在地裏還那末賣勁地做活哩，總以為你們是到地裏浪去了。」從這以後，老漢再也不擋他媳婦了。

再說，楊秀英她丈夫楊正文，思想也有些落後，常說：「女人家只要把吃的穿的做好，做莊稼的事不要你

知道楊正文要點花（種棉花），大家商量說：「咱們給正文家去點花，叫他看看咱婦女做得了莊稼還是做不了。」大家又研究了要把花籽放多些，沙蓋合適（華陰一帶因土質關係，在點種棉籽時，都需蓋上沙土，才易於成長——編者），保證要早出、出齊。

第二天，她們担了兩付籠担，拿着鏟，到楊正文地裏去了。楊正文跟他女人已經到地裏了，一見秀蘭她們來了，就罵他女人：「都是你把那夥婆娘叫來糟踏我來了！女人種下花還能長？」她們去要花籽，人家不給，她們人多，便硬拿上走了。秀蘭自己跟玉秀兩個担沙，剩下的人挖「窩子」、點籽。開頭，一人担兩籠沙，



還不覺得啥，担了兩担，慢慢就不行了，他們還是支持着，一回担兩個半籠，担了一會兒，半籠也担不動了，肩膀壓的受不住，就兩人抬一籠（秀蘭當時這樣作，是為了用事實教育楊正文，在一般的互助組裏，應該看婦女的身體如何，實行適當的分工，婦女是不適宜做重活的——編者），就這樣，十畝地她們種了四畝多。做完了，大家都很高興，誰也不喊一聲乏，秀蘭給組員們說：「咱們回去，該做啥的還做啥，家裏人要說，讓他說，咱們不要吭氣。」楊正文雖然看見她們做活還在行，又很細心，可是總還不放心，怕不得出來，她們一個個也捏了一把汗，誰都不敢上地裏去看一下。過了七、八天，還



是楊正文從地裏回來，給秀蘭她丈夫楊培初說：「你秀蘭領導的這夥婦女真能成，種的花，出的又快又齊，苗還長的茁壯。」楊培初回來給秀蘭說了，她還不大相信，趕快找了兩個組員，到地裏一看，啊！真的，她們種的一半，比楊正文種的那一半，長的還要好；這下大家才放心了。從此以後，楊正文不但不罵他女人了，還跟楊春發老漢兩個成了她們的宣傳員，在村子裏見人就宣傳：世道變了，共產黨領導的婦女也能下地做活了。慢慢的，村裏的婦女差不多都下了地。

可是，秀蘭並不滿足她的工作成績，她想：「我是鄉上的婦聯主任，光發動村上的婦女還不够，應該把鄉上的婦女都發動起來。」後來，她



們大家去找楊老漢跟楊正文，給他倆說：「你倆給咱村人宣傳的好，要能給咱全鄉的人宣傳那就更好了，你們說話，要比我們頂事的多哩！」楊老漢跟楊正文滿口答應：「這還算個啥，只要我們能幫上忙，一定幫忙，沒問題。」以後，外村開羣衆會，他倆就去參加，給大家講他倆的舊腦筋是咋樣變過來的，說他村婦女下地幹活，幹的真「美」，勸家裏的人不要阻擋婦女下地做活。以後，全鄉婦女慢慢也都下了地。

三 男女勞動力還是合編好

開頭，她們這個組，也沒個啥計劃，有活就幹，沒活就散。查田定產以後，男人們組織起常年互助組，訂



了生產計劃，她們這一組也有人提出來要訂個計劃。按啥訂計劃呢？她們就一人向家裏要出來三畝地，於是，大家商量：地要犁幾遍、耙幾遍、耪幾遍，咋樣種、咋樣收，計劃很快就訂出來了，那正是犁麥地的時候，人家有的地都犁過頭遍了，她們組裏困難發生了：誰會犁地呢？學吧！這也不是三天兩後晌能學出來的，再說，就是有人會犁，牛呢？犁呢？牲口、農具一樣也沒有，這地咋樣種呢？商量來、商量去，大家都認為：總得有兩個男人參加這個組才行。這時候，自己的男人都已經參加了別的組，她們就另外找了兩戶有男勞力的。但是，一家人不在一搭勞動生產，吃不在一起；家裏沒人做飯，娃也沒人管；婆婆做下飯，媳婦回去不得吃；和別家的男人一塊生產，家裏也說閒話；女人嫌自己男人對自己冷淡，心裏也不高興，好好的家庭常為這些吵吵鬧鬧。問題越來越多，眼看着互助組就要垮台了，秀蘭心裏急的跟火燒一樣，心想：「這回，這個互助組要是垮了，再發動婦女參加互助組，就難了，說啥也要把這個組鞏固下來，有困難，就想辦法克服它，解決不了，我再尋政府給我出主意。」正巧，這時候

人一塊兒做，其餘的在家做飯，大家又說又笑，幹的真熱鬧。楊俊傑說：「這下大家的勁才能出一搭兒了。」從此，家家再不吵吵鬧



上級婦聯一個同志到她們鄉上來了，秀蘭就跑去找那個同志商量，最後，決定各家把各家的男人叫回來。起先，有些男人不願意，嫌婦女麻煩，秀蘭給人家比長比短，說了好多道理，後來，有的男人也覺得過去不在一個組裏，家裏弄得亂七八糟，心想合到一塊，試試看吧，於是，這才算合到一塊啦！因為秀蘭領導互助組時間長了，大家還是讓秀蘭當組長，又選了個男的當副組長。這一合併，大家的生產勁頭都大了，白天拉糞，晚上給地裏推沙子，婦女身體好的幫男

開，有事大家商量着辦；做活是按各人的長處跟體力分工：男人犁地、耙地、拉麥、背麥、碾場、翻場、拔玉米桿、穀桿；婦女選種、割麥、拾花、搬玉米、掐穀穗；組裏還有兩個老婆看了三個娃；秀蘭她丈夫過去教過書，能寫會算，就當了組裏的記帳員和教員，除了記工算帳，還給組裏讀報、教字。因為秀蘭不怕困難，能積極想辦法，在她的領導下，這個組就一天一天的像個樣了。

四 團結大家，教育大家

家。

秀蘭領導互助組，無論辦啥事，都注意咋樣來團結大家、教育大



過去，秀蘭組裏有這麼個問題：秀蘭在家就互助，啥事都按計劃上做，可是，秀蘭出去開會日子一長，組裏就散夥了。起先，秀蘭光給大家說，叫大家要聽副組長的話，不要只顧自己，後來，才知道問題在副組長身上。副組長楊奉武年紀不大，可還有些封建思想，不願意跟婦女說話，怕人說閒話，秀蘭找他商量事情，他總是說上兩句，扭頭就走。秀蘭在家，啥事都有秀蘭作主，秀蘭一走，奉武啥事都摸不上頭，並且啥也不管，所以，大家也就只好自己幹自己的活。為這事，秀蘭可傷腦筋啦！她想：咋樣就能把奉武教育過來。

有一回，秀蘭到縣上去，聽說縣府要調互助組長到縣上學習幾天，她想：奉武真該好好學習一下，就趕快跑到縣府三科一問，誰知是先調正組長哩。後來，她又跑去問縣長，看能不能讓他（她）們的副組長也來學習一下，她生怕縣上說沒有奉武的伙食，不讓來，沒料想縣上答應了，縣長說：「只要他願意學習，伙食問題，我們想辦法。」這下秀蘭可高興極了，心想：人民政府真好。她又怕奉武不信，就請縣上寫了個條子，果然，起初奉武以為騙他呢，硬不去，後來，給



規規矩矩，連句怪話都不說。」
「縣上說，互助組要搞好，正副組長先要團結，遇事多商量，以前咱

他看了條子上蓋的縣府的大印，他才相信了。到縣上以後，秀蘭處處關心他，他剛害病起來，身體不好，秀蘭給他烤饅片、端開水，叮嚀他把頭包起來，不要着了涼。過去奉武常給人說：「男的女的到縣上去開會，一定是亂七八糟的，也不知都咋住呢？」這回，秀蘭就特意把他領到她們婦女住的房子裏去坐了一會。在縣上學習了五天，奉武思想進步的多了，一回家就給他媽說：「我老早總說男的女的到縣上開會去，一定是胡鬧哩，這回去，一看才不是，人家男的女的都